

新
典
藏

少年相客

SHAO NIAN XIANG KE
SHI WAI KE

六周年修订
典藏版

中

小佚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LTD.

少年 相 客

小佚 著
XIAO YI
WORKS

中



六周年修订
典藏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第48章 使臣归来

万历七百六十五年这无论对金耀还是对我来说多灾多难的一年，终于在烟花爆竹的隆隆声中平安结束。我坐在赤字楼主楼的屋顶上，靠在亦寒身边，一边品着馥郁芳香的栀子酒，一边看着这灿烂绚丽的长空。

“真幸运呢……”我轻轻笑道，“刚吃完蛋糕，又能看到美丽的烟花，就像特地为我庆生的一样。呐，亦寒……”我仰起头看着他，脸蛋嫣红，“跟我说一句生日快乐。”

亦寒的眼中微微闪过几丝疑惑，却仍是轻道：“生日快乐。”

我端过酒杯，芬芳的酒香扑鼻而来，我一饮而尽，胸口霎时窜上融融的热气。我正要倾倒，一双手伸过来挡住我，“公子，再喝就醉了。”

我摇摇头，靠在他肩上，呼吸离他只有几许，“今日醉了也无妨，反正明天不用早朝。”

“公子。”亦寒还是决然地拿走我手中的酒壶，淡淡道，“酒喝多了对公子的身体无益。”

“我知道。”我撑起已有些昏沉的脑袋看着他，“以后不会多喝。但今天，亦寒，你就让我喝吧。”我笑笑，趁他错愕的时候，一把夺过酒壶，斟了一杯却不饮尽而是久久望着天空，“亦寒，你知道吗？生日的时候，应该在蛋糕上插满蜡烛，然后把灯关了，一片漆黑中却有莹莹的烛光闪烁，还有最亲最爱的人为你祝福，蜡烛吹灭时明明一片漆黑，却是最幸福的片刻。以前，我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公子……你醉了。”亦寒的声音有着平日没有的柔和。

我低低一笑，饮尽杯中酒，“我若说我没醉，你定是不相信的。”我又斟了一杯，眼看着那想阻止我的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我一饮而尽，“而如今，我天天处在这诡异的幸福中，却只觉那是无边的地狱，恶魔的沼泽，挣不脱，逃不了，还要强作欢笑。”

我一杯一杯地灌着酒，脑袋终于开始有点昏沉了，意识虽然清醒，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言行。我轻轻笑着，讲话的声音有些含糊，“有时候我总在想，为什么两个世界好像都不是属于我的。我爱的人，不爱我了。我的世界，我看不见了。爱我的人，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我驻留的世界，却从不属于我。哈……真好

笑，像在绕口令……”

“公子……”这一次，亦寒坚决地拿过我手中已经快见底的酒壶，轻轻抱住了已经东倒西歪的我，“公子，你醉了。”

“醉了？”胸口一股酒气上来，我重重地咳嗽出声，嘴唇面颊热得发烫，“我倒希望能醉了。忘了徐冽，忘了伤痛，忘了曾经的愚蠢。可是，我却偏偏比谁都清醒！”

身体一轻，我被他抱了起来，双手自然地拢上他脖子，清冽的气息一股脑儿钻进我口鼻间，熟悉得让我想要落泪。我将脸贴着他的锁骨，居高临下俯视着热闹喧哗的都城洛南，只觉那样的繁华，从来不是属于我的。我幽幽道：“亦寒，我若爱上你了怎么办？”

紧贴着我的身体猛然一僵，轻浅的呼吸缱绻环绕在我的周围。我无声地说：“明知道你爱的人不是我，我却还是爱上你了，该怎么办？”

覆在我身上的手一寸寸收紧，漆黑的眼眸中又有那熟悉的墨绿色在挣扎奔腾，似要突破重重障碍窜出来。我咯咯地笑了起来，用手指戳戳他坚实的胸膛道：“傻瓜，跟你开玩笑的。”

我抬起头，看到在空中流泻飞舞的墨色长发，清秀脸庞，棕色眼眸，嫣然一笑道：“临宇选的这条路，根本没有爱人和被爱的权利。呐，你说是吗？”

低下头刚好对上亦寒清冷深邃的黑眸，那里沉淀了太深的渴望太多的痛楚。我的脑袋无力地垂下，低声道：“我或许真的醉了，亦寒，我们下去吧。”

我紧紧地缩在亦寒怀中，感受着从空中降落的轻盈和虚幻。我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对自己重复着什么，直到轻喃出声：“徐冽……再见……”泪无声地涌出，又无声地消失。

又过了几天，新年的气氛终于消散了。这日我听到一个令我关注的消息，我金耀出使火翎的使者回来了，随同而来的还有火翎国使臣。由于此次大战是我金耀大获全胜，所以无论如何都该由他们提出结盟。但我所关注的并非是这个消息本身，而是这个使者，竟是被我遗忘良久的陈胜。想到他处心积虑地把我骗到危险之处，想到夜部的几十条人命，想到我和亦寒在沙漠中遭受的痛苦，想到他此次回来定会第一时间过来见我，我无声地笑了。

果不其然，这日我正舒服地躺在亭中赏景喝亦寒泡的茶，就有下人进来递上了拜帖。看到暗红拜帖上的“清空”二字，我嘴角微扬，淡淡道：“带他到书房来。”

陈胜进来的时候，亦寒正点着熏香，而我则斜倚在短榻上阅读一本札记。提

到这个，我不得不说下，因为在现代双目失明，除非是哥哥为我朗读，否则根本无法看书。所以在古代这半年多，我竟慢慢迷上了阅读各种书籍，临宇这具身体的记忆力极好，家中藏书又多，闲时我和子默两人一上一下看得真是相当畅快。只是据子默所说，这些藏书中绝版孤本不多，倒是有些遗憾。

陈胜一进门就恭恭敬敬地向我行礼，“清空拜见先生。”转了个身面向亦寒又躬身道，“清空拜谢风侍卫救命之恩。”

亦寒正轻轻地将熏香拨均匀，随即来到我身边手法熟练地冲泡清茶，丝毫没有搭理他的意思。我笑笑道：“清空不必多礼。”指了指熏香旁的梨木椅，“坐吧。”

陈胜依言坐了下来，偷看我的表情有些惴惴，见我只是淡笑着不时喝口茶看看书。只得面色有些尴尬地道：“老师，学生当日回去普华街时，你和风侍卫已经不见了，那个客栈也废置了。学生也是急得不行，恨不得进那沙漠去寻找老师，可是……可是，皇上圣旨一下让学生出使火翎，学生才不得已……”

“清空。”我打断他，笑着抬起头来，“当时你如何知道我和亦寒是进了沙漠的？”

陈胜面色大变，眼中神光闪烁，语调也有些结巴，“学……学生当日查看客栈种种迹象，推断出来的。”

我不置可否地端起茶饮尽，等亦寒又倒满了一杯，我递给他道：“这种茶味道不错，你自己定是还没试过。”亦寒点了点头，接过茶一饮而尽。

我笑道：“味道如何？”

“泉水味淡了些。”亦寒淡淡答了一句，取过茶壶又倒了满满一杯，递给我。但因杯子极小，是以即便饮尽也不觉多。

我抬起头见陈胜的面色越来越凝重，眼底还有潜藏的杀机，不由笑道：“陈胜，你也不必再装了。木胜字无涯，风吟国宰相木成英的族侄，曾是太子卓清侍读，帝王宠臣，我说的是吗？”

陈胜猛地瞪大了眼，脸上的震惊和骇然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我竟然能清楚查到如此机密的事吧？

我轻轻把玩着茶杯，斜睨着他，“你说，我若是让人将这个消息传到皇上耳中会如何？”

陈胜脸色忽青忽白，半晌才勉强定下心神笑道：“老师不会的。”说这句话时，他的嗓音仍有些颤抖，但话一出口他反而镇定了下来，脸上露出与他平日完全不像的幽深笑容，“老师若是想告诉皇上就不会特地跟学生说这些话。更何

况，老师如今与皇上的不合，懂得局势的人早看得一清二楚了，我想把我的身份暴露给皇上，对老师并没有好处吧？”

我仍是不置可否地笑，他微微疑惑地看着我，似在探究又似在怀疑，忽地轻喃了一句：“老师与半年之前简直判若两人。”

我微敛了笑意，有些不耐烦地直视着他，“木胜，你该清楚，光这些理由无法说服我。”

陈胜幽幽一笑，眼底深处竟是成竹在胸的自信，“老师能查出学生的身份，想必在风吟是有极大的势力。但这些暗探，老师却从未告知与皇上。再加上普华街中那些莫名出现的人，清空若是被皇上怀疑了身份，为了自保，不得已也只好出卖老师了。”

看着他极其自信甚至骄傲的眼神，心底有种冰凉的痛快。我莞尔一笑，转向亦寒道：“去把熏香灭了吧，陈公子吸入如此多的丹心海棠，也该够了。”

陈胜眼望着亦寒面无表情地走到他刚刚点燃的熏香前，袖子轻挥，烟雾一阵飘荡便渐渐消散无踪。他的脸色却是一阵阵发白，那神色分明在说：我怎会忘了他是毒王的丈夫。

我低低一笑，那笑却冰冷彻骨至极，“此药不会要你的命，但绝不可碰触到鸠尾穴，且每月这个时候你必须到我这里索取解药，否则，痛不欲生。”

顿了顿，我又道：“你定是奇怪为何我和亦寒没中毒……”我含笑两手拈起茶杯在他面前晃了晃，“只因，这茶中加了解药。你若不信，尽可以自己按下穴试试。”

陈胜的面色惨白，看着我的眼神怨恨无比，他缓缓伸出右手颤抖着按了下去……

“啊啊啊——”陈胜大叫了一声跌倒在地上打滚，原本清秀的脸庞整个扭曲在一起，翻滚蜷缩又难看地匍匐爬向我。我也被吓了一跳，抬头看向亦寒，“这药如此厉害的吗？”

亦寒眼中的笑意一闪而逝，“夫人说，此人害得她几天没睡好觉，没吃好饭，她自然要好好感谢一番，是以稍稍改良了药物的成分。”

我低咳了两声掩过笑意，那哭叫声仍在持续，实在太尖锐了。我有些无奈地捂着耳朵道：“好吵，亦寒，让他停下来吧。”

陈胜仍在低低的呻吟，可是他匍匐在地上看着我的神情，却是连怨恨都没有了只余恐惧和骇然。我走前几步低头看着他，浅浅笑道：“陈胜，下个月初八以

前你最好想清楚如何说服我早早给你解药。否则，我也只能用你的痛苦来慢慢抵我手下的生命了。”

“亦寒。”我挥了挥手道，“送他出去，记得莫让人看到他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免得疑心于我。”亦寒走前两步，也不见怎么用力，就已将陈胜提了起来，只一个闪身，就消失在门外。

我听子默笑道：“伽蓝，你越来越像那大权在握、冷血无情的丞相了。”声音有些悠远。

我抬起头来冲着他笑，心底却是说不出的虚空清冷，“子默，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

夜晚做了个很奇怪的噩梦，似是在奈何轩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冷汗涔涔地惊醒过来时，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有些口干舌燥地爬起来，在一片漆黑中，却很是顺利地摸到案几旁，倒了杯水喝下，中途没有碰倒任何东西。我一愣，苦笑地摇了摇头，正要去睡，却闻到空气中隐隐弥漫着一股莲花香。要知道，临宇的五感是相当敏锐的，尤其这莲花又曾是我敏感之物，虽然只是淡到几不可闻的清香，我却也能万分肯定，木双双来了。

我穿上软甲背心，披上件中衣，悄无声息地往外走去。很难解释我到底出于怎样的心理，才不在第一时间呼唤亦寒，而是像做贼一样在自己府邸中潜行。寻着香气越来越浓烈的方向而去，竟慢慢到了赤字楼的后花园。今夜月黑风高，适宜抢劫杀人。脑中蓦然冒出这句话，我忍不住摇头轻笑，正待再往前走，熟悉的声音随着冬日令我颤抖的凉风飘入耳中。

“虽然你武功高强，可是如此大胆地闯入金耀都城……”亦寒的声音何时也会带着这样的责备和担忧，我轻轻揪紧了身侧的双手。

木双双发出轻盈的笑声，“风哥哥在担忧我吗？呵呵，今日是迎新夜，人都有松懈之心，金耀的戒备似紧实松，我来去自不是问题。”

无声，亦寒的声音带了几分无奈，“你来做什么？”

“你放心吧，我并非来为表哥讨解药的。”木双双笑着，声音却慢慢凝重起来，“风哥哥，我只是想来问问你，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明明是师父最钟爱的弟子，为何到如今还……”

亦寒的声音清冷了几分，猝然打断她，“我的事不用你管。”

“是，我是不该管你！”木双双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淡淡的怨和情，“我

管你做什么？若你赢了，我还需向你俯首称臣；若你输了，我不是终生受制就是命丧黄泉。我为何还要管你？！”

我听得很是糊涂，连原本淡淡的揪心都消失了，只余迷茫和几分若隐若现的恐惧。却听木双双静默了一会儿，似是在叹息，又道：“他真有这么好吗？还是，你只是想抗拒自己的命运？”

“灵儿。”亦寒淡淡道，“你不用再说了。我有我的理由。”

良久，木双双的语调平稳下来，声音却压低了下来，“你若真的这么看好他，就用你的能力将他扶上帝位。或者索性……如此这般上不上，下不下，究竟是什么道理？”

“我永远都不会强迫她，也不会离开她。”亦寒的声音异常平和轻柔，“至于成王败寇，我从来没有在意过。”

木双双沉吟了良久，害我都忍不住探出头看去，府邸中仍悬挂着照夜用的灯笼，朦胧中看到木双双退开一步，怔怔看着亦寒，随即嫣然一笑道：“风哥哥，无极山上送饭求情之恩灵儿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就算为了风哥哥，灵儿也会放手与那人一搏！”

亦寒的面色有些复杂，还来不及回话，他的眼眸倏地一下睁大，我也是那般震惊地看着那轻纱绿衣的绝尘女子猛地扑进他怀里，嫣红的唇紧紧覆盖在亦寒的唇上。

“你干什么？！”亦寒猛地推开她，浑身的煞气连远在百步之外的我都能感觉得到。

木双双咯咯地笑道：“风哥哥还是这么讨厌和女子亲近，不过灵儿就是喜欢。对了，万万小心伊修大陆的四大杀手，他们效忠的是同一人。今夜言尽于此，灵儿先走了。风哥哥，保重！”

如青烟般无声消失，一如她来时的寂静，木双双是一个如谜一般吸引人的女子。伊修大陆的四大杀手？好像听李叔说起过，叫什么飞，什么六，很奇怪，又有点熟悉的名字。我摇摇头站起身来，往回走去。

“谁？！”岂知我刚一将叹息吐出口，耳边就传来亦寒的厉喝。紧接着，眼前黑影一闪，一只冰凉的手已带着彻骨的凉意贴向我脖子，然而，还未来得及碰到我。那人影却是重重一颤，脱口道：“公子！”

我有些苦笑地对上那双漆黑的眼眸，冰晶般的透彻清冷中却夹杂着一丝慌乱和恐惧。忽地鼻子一痒，我忙撇过头打了个喷嚏。

窸窣声响，我看到亦寒寒着脸，迅速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为我披上，“公子，你身子不好，为何还穿得如此单薄出来。”

“亦寒。”我扯住他的手定定看着他，“木双双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的师父到底是谁？”

亦寒的身体轻轻一僵，淡淡道：“公子，这些事你就不要管了。天气寒冷，还是快进屋去吧。”

我固执地说：“可是，我想知道。木双双说的所有事，我都想知道。”

“公子。”亦寒的双手搁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收紧，黑眸深不见底，“今夜听到的一切，你最好忘得一干二净，连半分也不要想起。听明白了吗？”

我抿了抿唇，牙齿不自觉地紧紧咬住直到牙龈发痛。我笑笑道：“好，我知道了。亦寒不用送我，也去休息吧。”

说完，转身离去，头脑有些昏沉，我挺直了背脊，让自己走得步伐稳健些。

第49章 有情无情

夜半，金耀皇宫凝香殿中香气扑鼻，又隐隐夹杂着淫靡之气。激情过后，杨毅从累瘫熟睡的雪白胴体上下来，喘息看着眼前娇美艳丽的女子，脑中却浮现出另一张绝丽的脸。

他站起身来，自有人上前替他擦揩身体，服侍他入浴，而那瘫软在床上的女子则由人用锦被裹了起来，从哪里来送回哪里去。

杨毅洗浴完却不想睡，他取过今日火翎使臣范重进献的礼单又细细看了一遍。若非此次火翎失礼在先，又惨败而回，这份礼单的分量绝不会如此之重。湘西军营并不是没有他的探子，所以临宇所用的每一个计策，他就算不是一清二楚，也是知道大概的。

就是这样一个比女子更纤瘦孱弱的少年，胸中为何会有如此锦绣？面若朝霞，肤腻似雪，身体虚弱，却偏偏浑身都是掩不尽的英气。若说他是女子，那该是何等的美丽？

“皇上。”小桂子轻手轻脚地走进来道，“刚刚伺候公主的李尚仪说，公主一直不肯进食。”

杨毅眉头一皱，“佳宁素来柔顺听话，这次为何会如此激烈地反抗？”

小桂子眼中寒光一闪，低头道：“皇上，公主在抗旨前，曾和丞相私下里交谈过。”

杨毅一愣，脸色从惊愕到了然再到愤怒，手中的礼单砰一声丢了下去，声音冰寒，“好！好一个临宇！居然连朕的亲妹妹也有法子控制。他倒是在意那个侍卫。”

小桂子面色有些犹豫，半晌才道：“皇上，奴才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说。”

杨毅瞥了他一眼，“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小桂子走上前一边整理着凌乱的书案，一边低声道：“皇上，那风亦寒不过是个区区武人，既无势力，也无谋略。公主嫁给他实在是委屈了。皇上若是真的不想看到他出现在丞相身边，随便给他安上个罪名或是让奴才想法找人暗杀他就是了，何必劳皇上如此费心。”

杨毅“哧”的一声笑了出来，语调带了几分鄙夷，“小桂子，你当真以为那风亦寒只是个普通的武人吗？嘉应二十四年（万历七百六十三年）朕被困赤峡谷，众人的目光都被临宇的计策吸引了过去，是以没注意到他。但朕却是亲眼看着他，一人独守赤峡谷口，迫得钱谦三十万大军无法越雷池一步。他杀人的手法相当干净利落，一剑殒命，且剑抽出时快如闪电，滴血不沾。当时，很多人看到他一身青衣，额前银丝缕缕，青霜剑在那重山般的尸体之上舞动如暗绿萤火，才知此人竟是超越了三大宗师的绝顶高手。当时谁还敢说区区一介武人不足挂齿？朕也不是没想过招揽他，但他本不是我金耀国民，除了临宇，他根本未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当时为了招揽临宇，朕曾承诺他在金耀不必遵循君臣之礼，只效忠临宇即可。而以他的武功，你说要暗杀他，谈何容易？更何况……”

杨毅面色一寒，冷冷道：“临宇手上的暗势力朕暗查了三年都没办法摸清，临宇身边虽能人辈出，但若说除了他自己有谁能统帅这些势力，那就非风亦寒莫属了。小桂子，你以为朕不想除掉他吗？只是这样一个人，朕若随便给他安个罪名，临宇又岂肯善罢甘休，到时只会迫得他提早反叛而已。”

小桂子心中一凛，忙垂首道：“奴才受教了。”

杨毅叹了口气，重新拿起那礼单，无意中瞥到上面写着：珍本书籍百册，精巧古玩百件。心中一动，不由想起那人向来没有什么爱好，却独喜欢寻找珍贵的藏书和历史悠久的玉器。杨毅指了指这两个礼单道：“明日给朕备齐了。”

小桂子虽不解，还是应了声是，随即却是瞪大眼，瞧着杨毅脸上露出了柔和的笑容。

今日风和日丽，空气中虽渗着丝丝的寒意，阳光照下来却又让人觉得通体舒爽。秦雾站在赤字楼偏门门口伸了个懒腰，师父去了洛南的暗营分坛交代事情，自己不得已只得扮成普通侍卫的模样跟在公子身边保护他。不过，此刻公子正在睡午觉，自己就免不了偷懒一下了。

正想着师父也快回来了吧，忽见一辆样式普通的马车在赤字楼偏门前停了下来。要说这马车普通，可是秦雾却一眼看出了它的不同凡响，马匹神骏，车轴光亮，赶车的小厮眉目清秀却带着逼人的煞气，连门帘都是混着金丝织成的。

秦雾正思索着来人是谁，只见那小厮回头撩起门帘，恭恭敬敬地将车里身披黑色貂鼠斗篷的男子扶了出来。国字脸，浓眉挺鼻，贵气逼人，秦雾浑身一颤，已然猜到了他是谁。正待转身飞奔回去，却听那小厮叫道：“别惊动你家主人。”

秦雾的脚步一滞，心里七上八下地打着鼓，却见那两人已走到了自己面前。杨毅问道：“你家主子呢？”

秦雾心里揪紧成一片，装出一副没见过大场面的样子，颤巍巍地道：“回皇上的话，主子正在驻宇轩小憩。恐怕……”

杨毅嘴角微微上扬，挥了挥手道：“无妨，朕去看看，不会吵醒他的。你也莫惊动任何人。”

秦雾心中的惊疑更甚，面上当然完全不敢表露出来，只得躬身道：“是，皇上。”

杨毅只身带着小桂子穿过长长的抄手长廊，快到驻宇轩时，踩着青石台阶的脚步明显缓了下来。杨毅脱下貂鼠斗篷递给小桂子，压低了声音道：“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小桂子嘴角含笑，带着点暧昧的神色，点了点头。

杨毅推门关门的动作很轻，连表情也是淡淡的轻柔，可是当他的目光触到短榻上侧着身酣睡的人时，眼眸倏地就幽深了起来。

这个房间是个暖阁，丝毫没有沾染冬日的寒气，所以躺在短榻上的少年只着了件月白色的中衣，襟口因为侧睡的角度微微敞开着，露出白皙精致的锁骨。他的脸半挨着秋香色的套枕，半边略显苍白的脸上却浮着淡淡的红晕，秀气的柳眉似蹙非蹙，嫣红的唇微微翘起，呼出均匀的气息。他的身体本就娇小，此刻蜷缩在不大的短榻上，更是显得玲珑而怜人。

杨毅的呼吸顿时局促起来，他勉力屏着息一步步走到少年面前，近看了，这

张脸更是美得令他心动神摇。这样的人，为何不身为女子？杨毅想着，缓缓伸出了微颤的手指，抚向他脸庞。这样的人，若是女子，自己定然爱她宠她，给她所要的一切，胜过宫中任何一个妃嫔。然而这样的人，若是女子，又该是何等的惊世骇俗？

就在他的指尖要碰到他脸庞，甚至已能感受到那细腻的触感时，躺在床上的少年却猛地睁开眼来。带着几分惊恐和迷茫的浅蓝色双眸定定看着他，随即缓缓平静淡漠下来。

他挣扎着从短榻上起来，一边念着：“参见皇上，臣不知皇上驾临……”

“免了。”杨毅笑着按住他的肩膀，让他仍躺回床上，“朕看临宇睡得正香，就没有吵醒你。临宇你的脸色仍有些不佳，朕方才还想瞧瞧你是否发烧了，如今身体可大好了？”

少年一脸受宠若惊地道：“谢皇上关心，臣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杨毅笑笑道：“那就好，朕可是一刻也缺不了你这个左膀右臂啊！”

少年坐起身来，杨毅一看就知道他是要招人来，忙阻止他道：“你也别招人折腾了，朕就是来看看你，顺便给你送些把玩的东西。”

说着他从袖中掏出一张纸，一脸柔和地看着素衣少年，“这是火翎国刚刚进献的礼单之一，百册珍本书籍。朕让他们列了个书目出来，你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朕让人誊写了副本给你送来。”

果然，他看到少年的眼睛明显一亮，俊秀的面容上浮现了些许喜色，“皇上，这个可以吗？”

杨毅不知为何只觉胸口前所未有地舒畅起来，执起他的手将纸递给他，笑道：“朕以前也不是没有送过你，有何不可。对了，另外还有百件古玩，朕今日只带了一件出来。”

说着，他摘下腰间的玉珖递给他，这块玉珖通身雪白晶莹剔透，在任何光照下却又会显现明媚的七彩光泽，玉珖上雕刻了一幅精致的山水画，杨毅一见便觉得临宇会喜欢。

少年惊诧地拿着玉珖在灯光下翻转，不时侧着头看着空中似乎在聆听什么话，脸上有着淡淡的平日从未见过的孩子气笑容，“谢皇上赏赐。”

明眸皓齿，笑颜温暖，嗓音软软沙哑，杨毅仿佛被蛊惑了，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

“砰——”一声响，门被重重踹了开来，杨毅伸到一半的手僵在空中，在少

年还没察觉的空当悄无声息地收了回来。他看到少年脸上还挂着淡淡的笑容，而门口闯进来的那人原本清冷的面色却一下子变得冰寒无比。

杨毅与那冰晶般幽寒仿似不带一丝感情的眼眸对上，竟缓缓笑了起来。那笑说不出的幽深阴狠，又带着浓浓的挑衅，他转头刚好望见少年忽地闪亮如万里晴空的蓝色水眸，那是他看见任何东西时都不会有的发自内心的喜悦。

杨毅忽然觉得胸口如被野兽噬咬般地疼痛愤恨。他缓缓站起身来，脸上还保持着温和雍容的笑意，道：“临宇，那朕先回去了。想要的书目，你遣个人送来宫里就好。”

少年忙挣扎着要起身相送，硬是被他按了回去。杨毅与那青衣男子擦身而过的时候，噙着笑低低地说了句：“你给不起他的，朕都能给。”说完，也不看他神色，扬长而去。

第50章 迷雾重重

我看着杨毅离去想着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却听他在经过亦寒身边时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句：“你给不起他的，朕都能给。”心口猛地一阵揪紧，忍不住便想冷笑出声。

我问道：“亦寒，暗营的事这么快就处理完了吗？”一边说，一边缓慢地爬起身来，去取挂在前面屏风上的外套。亦寒走前两步先取了外衣给我，点了点头，道：“公子再休息一下，我去外面候着。”

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他瞬间已离我一米多远的手，掌心的冰凉和僵硬，让我浑身都打了个抖。我扯出个笑容站起身来道：“我休息你也一样可以在屋里的，不必特意避出去，外头太冷了。”

亦寒面无表情地抽回手，“属下……我不怕冷。”

“风亦寒！”我有些火了，一把拽住他的双手，怒视着他，“你非得跟我这么客气地说话吗？”

亦寒眼眸中的墨绿又一次开始闪烁，我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可是被我拽住

的那双冰冷的手却渐渐温暖起来。

我喘了几口气，才将激荡的心情压抑下去，一开口语调竟带着几分愤恨和委屈，“你到底是怎么了？杨毅说什么话，又不代表我的意愿，你跟我生什么气？可是你跟木双双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你也不肯告诉我真相。她吻你，你也由得她吻……”

“我没有！”亦寒脱口喊道，话一出口，他的脸蓦然变红。

我抬头定定地看着他薄薄的唇，轻抿着，唇线坚毅而优美，如今又染上了几分淡红。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唇慢慢变热变软，甚至有种淡淡的酥麻从心间窜起。我想我已经分不清那究竟是临宇的感情，还是我的了。可是这一次我却不想再管，就算是临宇的又如何，反正现在，我就是临宇，临宇……就是我。

我紧抓着他的手，借着反拉之力缓缓踮起脚，将柔软灼热的唇印上他的。

亦寒猛地瞪大了眼，定定地看着近在咫尺的我，漆黑的眼眸中墨绿色的光芒又似那每秒运算上百次的计算机般疯狂闪烁，那仿佛即将出笼的野兽般挣扎咆哮的墨绿，只在我诧异的一瞬间，便充盈了他的双眼，甚至变为一种更为梦幻迷离的颜色。

只是，我却再也看不清楚了。因为原本呆呆站立的亦寒，忽地拽着我的手狠狠搂紧我的腰反吻了回来。我的手被反剪在身后，身躯紧贴着他衣衫下灼热而紧绷的肌肤，探入我口中的舌疯狂地寻着我的，容不得我半分退缩。那吻再不是清润温柔，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惊涛骇浪般地吞噬我们，是压抑了许久后释放的无法遏制的激情。

直到我力尽气竭，呼吸困难，瘫软在他怀中，他才喘息着放开了我。反剪住我的双手松了开来，缓缓地带着几分小心地环上我的腰。

我的思绪还处在混沌的状态，直起身刚好看到他漂亮耀眼又带了几分诡异的墨绿眼眸，低低地叫了声：“亦寒……”声音一出口才发现竟仿佛低吟般撩人，脸顿时红了个彻底。

亦寒退开一步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拉出几厘米低头看着我，手却仍轻轻环在我的腰上。他用略带沙哑的声音道：“公子，你确定要和我在一起吗？”

我傻傻地抬起头来看着他，唇微张，却听不懂他为何如此问。

亦寒眼中的墨绿又带着点淡淡的暗紫，眼眸深邃如无底漩涡，仿佛一不小心便会被卷进去。他紧了紧双手又道：“公子，你一旦选择了我，我就绝不会再放手，就算是追到地狱，就算是毁灭一切，就算……你打算放手，我也绝不会让你

离开。公子，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我微微一怔，恍惚间胸口有种酸涩的痛，亦寒爱的人其实是临宇而不是我吧？就算我可以努力忘记徐冽，就算我已经慢慢爱上了他，可是他爱的人始终是临宇而不会是林伽蓝。我可以自私地留在他身边，装着他爱的人是我吗？我可以无耻地窃取了临宇的身体，临宇的势力，又接受本该属于她的感情吗？

我想开口说不确定，可是胸口却痛到无法抑制，心中有个声音在一遍遍对我说：若错过了这一次，你定会一辈子后悔，你定会一辈子后悔……

身体猛地一紧，我被亦寒紧紧抱入怀中，贴着我的身体在微微颤抖。他抱住我的力道，像是要将我嵌入他体内，声音低沉而沙哑：“不要再考虑了……不许再考虑了……”

感动的酸涩，幸福的甜蜜伴随着微微的惶恐一股脑儿涌了上来。我再没有半分犹豫伸手紧紧搂住他细瘦有力的腰，不确定自己的心情又如何，被当成临宇的替身又如何，这个人我是绝对绝对不要放手了。他如今爱的不是我，那我就努力让他爱上真正的我。没有临宇优秀，没有临宇出色，我就加倍努力配得上他，加倍努力地爱他。我太想要一个温暖的怀抱了。

“亦寒！”我将脸埋在他怀里，浅淡的幸福化为淡淡的笑容在我嘴角溢开，我低声却坚决地说，“我们在一起吧，永远在一起。”

如许薄弱的幸福中，我听到子默在空中发笑，那笑不似嘲讽，不似祝福，却带着浓浓的悲伤孤独和寂寥，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后来的几天还是这么平静地过去了，每天上朝办公调养身体，直到宫里传出一个翻天的消息，佳宁公主离宫出走了。这对我不会于晴天一霹雳，本以为杨毅一直没再逼迫亦寒娶公主和上任，那么这件事算是和平演变成成功了。谁知佳宁居然会在这当口偷偷溜走，难道，事实上杨毅一直在逼迫她吗？

但无论如何，这个寻找公主下落的重任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杨毅这几天面对我时总是一脸的怒气和无奈，显然是早知道公主的反抗是我挑唆的。半个月来，我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势力，甚至连暗营也秘密出动了，却始终找不到公主的下落。可是某一天下午，我刚准备继续去寻找，小桂子却匆匆来通报说，佳宁公主已经平安回宫了。这场虎头蛇尾的公主失踪记，当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可是更让我哭笑不得的事情，却在第二天发生了。原本已经陆续离开金耀准备回国的火翎国使臣忽然返回，竟代表他们的国主君无痕要求迎娶佳宁公主为后，两国结为姻亲，则盟约也更为牢固。而一直身体不佳不问世事的我，却是在

当天才知道，原来那个去而复返的使臣姓范名重，字荣归，就是半年前发出一纸书信骗得临宇去湘西边境，害她身死，让我穿越的火翎国御史大夫、柳岑枫门生之一。

不着痕迹地打量着他，此人长眉凤目，面白无须，虽已年近四十，却仍风度孑然。

在与杨毅的洽谈过程中，他不断地以微微含笑、好奇而探究的眼神注视着我。但奇怪的是，我见到他居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既不痛恨，也不感伤，仿佛纯然只是个陌生人。

那么当初他送的那封信上，究竟写了什么，才引得临宇抛下一切赶去呢？

这几天晚上我时常会做梦，梦到最多的就是那个熟悉而陌生的奈何轩。奈何轩华丽典雅的卧房中，有个少年用他苍白的手紧抓着我说着什么，模糊的脸却能看到狰狞扭曲的表情。忽然，眼前一花，少年的手腕上一阵亮眼的白光闪过，然后他便气息断绝了。我“啊”的一声叫了出来，不断喊着他的名字，然后惊醒过来。可是醒来后却无论如何都记不起自己喊了什么，那手腕上的白光又是什么，只知无论对我还是对临宇，那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猛地直起身来，全身冷汗涔涔，梦中的景象历历在目，可是某些重要的情节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又做到这个梦了。我惊恐不定地边喘息边擦着自己的额头，似乎见到范重后这个梦就变得清晰无比，有什么迷雾正在我眼前一点点被拨开，即将水落石出，可是心底阵阵而来的恐惧是什么？总觉得这个真相，我必须知道，可是知道了，却会让我痛不欲生。

门被轻轻推开了来，外面的月光洒在来人身上投射出长长淡淡的影子。我虚弱地笑笑道：“亦寒，又把你吵醒了吗？”

他关上门瞬间来到我身边，点起的烛火映照在他漆黑的眼眸中，荡漾着点点的担忧和心疼，“做噩梦了吗？”

我点点头，靠在他身上。清润干爽的气息隐隐环绕着我，原本忐忑心慌的情绪奇迹般稳定了下来。我抓着亦寒的手轻轻把玩，他的食指修长，骨节匀称，却不似我的软绵，掌心带着练剑留下的薄茧，仿佛蕴藏着千钧的力道隐而不发。我问道：“亦寒，任尧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亦寒微微一怔，垂首看着我。我叹了口气道：“不知为何，这几天晚上我总梦到他死在奈何轩的情景。以前的我，跟他的情谊当真有如此深吗？”

亦寒的身体微微有些僵硬，看着我的眼眸幽深而辽远，但他仍是用清冷的

声音道：“公子初次与他相见便觉得投契，还曾说过，没想到在这个世间竟还有人与你的想法如此相近。后来我随公子去了水雾整顿伊修学堂，公子也不常想起他。回来时才听说他们全家人狱，当时公子虽说担忧却还是能冷静地处理事情，分析情况。直到任尧的小厮送来一封他的亲笔信，公子一见便脸色大变……”

“亲笔信？”我猛地直起身来，“亦寒，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亦寒原本任我抓着手忽然反手抓住了我的，力道不重却带着万分的坚决。但他的面色仍没有什么变化，只淡淡道：“当初，公子连着他的尸体一起火化焚烧，洒入海中了。”

我苦笑，重新窝进他怀里，双手紧紧环着他的腰，寻找安心的气息。

亦寒扶我躺下来，声音清冷却含着温柔，“睡吧，我看着你。”

他的脸在烛火的暖光映照下不再显得那么冷峻，反奇特地衬出几分儒雅清秀，银丝轻轻飘荡着，不时泛起点点红光。我的脸微微发热，却见银丝忽然近了，发梢轻撩过我的锁骨，又垂下来与我的青丝混杂在一起。

唇上一热，那映着烛火的眼眸就在面前，轻轻地温柔地辗转吮吸。我闭起眼抱紧了他，这几天只要没有外人时，我们就常常这样拥吻在一起，或是只纯粹地拥抱。心底有种说不出的温馨，仿佛是与相恋了千年的默契，闲时平淡，爆发出来又如惊涛骇浪般激荡。

当那绵长温柔的吻结束时，我们已经相拥着躺在了床上，他一手环抱着我的腰，一手轻轻抚摸我脸颊的肌肤，发烫的耳垂，精致的锁骨，指尖带着融融的暖意。

“亦寒……”我还有些细喘，低声道，“抱着我睡好吗？”只有在这个清凉的怀抱中，我才能安心，才能不被噩梦打扰。

亦寒的眼眸介于墨绿和漆黑的幽深，但眼底却有浓浓的宠溺和疼惜。他一边点头一边起身脱去鞋子和外衣，躺在我身边，柔软温暖的绒被密密盖住我们两个，将那清冽凉薄笼罩上了一层温馨的热气。他探手将我搂在怀里，将我整个容纳在他体内，柔声道：“睡吧。”

我点点头打了个哈欠，脸埋在他怀中噙着淡淡的笑容，沉沉睡去。

第二天我的精神总是有几分恍惚，连杨毅问我与火翎国君主联姻的这场婚事好不好，我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应声。直到子默连连提醒，我才猛地惊醒过来，发现杨毅正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临宇，你身体仍不舒服吗？”他含笑问道，“还是不愿意公主出嫁？”

我忙摇头撇清关系，“皇上明鉴，只要公主愿意，这场联姻对我金耀来说是